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品行部五

謹慎

繩繩乎慎其所先 管子故君子｜｜｜｜｜｜天地萬物之槖也注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槖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槖

畏事畏言 管子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不欲為事吾｜｜｜｜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若畏四鄰 老子猶兮｜｜｜｜｜｜｜｜

慎終如始 老子｜｜｜｜則無敗事

不得罪於比俗

之人荀子行而供冀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丨以丨丨丨丨丨丨也柔從若蒲葦荀子與時屈伸丨丨丨丨丨非懾怯也輈錄荀子孝悌原慤丨丨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注輈錄謂自檢來也慮嗛慮險荀子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丨丨平則丨丨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省求多功荀子丨丨丨丨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莫敢愉綖呂氏春秋百官慎職而丨丨丨丨注愉解縱緩若行獨梁淮南子故丨丨丨丨不為無人不兢其容誤書史記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丨丨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按建萬石君長子以策數馬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止進有常**

處不失尺寸漢書霍光傳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顊每出入下殿門｜｜｜｜｜郎僕射竊識視之｜｜｜｜其資性端正如此

問温室樹不應漢書孔光傳或｜光｜｜省中｜皆何木也光嘿｜｜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焚草晉書羊祜傳其嘉謀讜議皆｜其｜故世莫聞

口不臧否人物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元遠｜｜｜｜｜

絕不與人交書晉書劉超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晉書蔡謨傳性猶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

誠能慎之福之根曰是何傷

禍之門宋書傳亮傳語有之曰｜｜｜｜｜｜｜｜｜｜｜｜｜｜按此亮演慎論中語漢世

孔光宋書謝弘微傳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簡閱衣裳料數冠幘齊書王琨傳琨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如樹

網齊書張融傳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網也此

中惟宜飲酒齊書謝瀹傳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果食

未嘗舉箸梁書呂僧珍傳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醉取一柑見上口不言禁中之

事魏書古弼傳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書高允傳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雅乃止削藁魏書李孝伯傳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減|草家人不見公庭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畫履虎尾踐薄氷注頌其下魏書李平傳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於客館||||以示誠焉盈而戒冲遇而慮滯魏書常景傳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遜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

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以知命為退齡以樂天為大患以戢智為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彌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置競無侵優遊獨逝

曲躬累足見上

此學可知不可言北齊書權會傳雖明風角解元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

志如死灰形如委衣董仲舒春秋繁露謹本詳始敬小慎微｜｜｜｜｜｜｜｜

金人三緘劉向說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馬｜｜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卷舌 焦氏易林｜｜遁世仁德不舍

蹈凌 焦氏易林履水｜｜雖困不窮播鼓登巖卒無憂凶

摩兜鞬 段成式酉陽雜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三世傳

執一笏未嘗輕授僕人之手 趙璘因話録韓僕射臯自黄門以來｜｜｜｜｜｜經祖父所執｜｜｜｜於｜｜｜｜歸則躬置於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叉手卧 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而｜慮夢寢中見先靈也

滅燭看家書 朱弁曲洧舊聞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令不敢過享至有｜｜｜｜之語

沐浴不脱衣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就谿澗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

恐默恕退 陶宗儀輟耕録睦人邵元同爾其可裸裎乎先生嘗作｜｜｜｜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

明智

善意 管子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以微射明 見上

上識 管子朋之為人好｜｜而下問 注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

聖人畏微

管子丨丨丨丨而愚人畏明注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氷乃知寒故曰畏明也

究理而長慮管子智者丨丨丨若覺卧若晦明丨丨丨丨丨丨身得免焉

淵色自詁丨丨言淵色以自詁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

金心見管子丨丨在中不可匿注金之為物彌精以詁上金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于金中茍有如金之心則徵見于外不可隱匿之也又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注金心無不燿無不知故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知子無若于父

葆光管子參于日月無私丨丨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

一龍一蛇一日五化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謂周注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長目飛耳管子一曰丨丨二曰丨丨三曰樹明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道華愚始 老子前識者丨丨之丨而丨之丨丨

知人自知 老子丨丨丨者智丨丨者明

見小 老子丨丨曰明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

餽桃 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丨之二丨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郤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啣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

操駿尾右挈龜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龜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轉圓法猛獸

鬼谷子｜｜｜｜轉圓者無窮之計也

損兌法靈蓍

鬼谷子｜｜｜｜｜損兌者機危之決也

燭遠

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天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滑疑之燿

莊子是故｜｜｜｜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用心若鏡

莊子至人之｜｜｜｜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

莊子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也｜｜｜｜也

知落天地辯雕萬物莊子古之王天下者｜雖｜｜｜不自慮也｜雖｜｜｜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以見古隱以往察來吳子臣｜｜｜｜｜｜｜｜｜主君何言與心違

先物行先理動韓非子｜｜｜｜｜｜｜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師馬與蟻韓非子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于老｜｜｜

恐以我滿

貫韓非子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其｜｜十｜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佯亡爪韓非子韓昭侯握爪而｜｜一｜求之甚急左右因

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不誠明通而類荀子知則｜｜｜｜注類謂知統類也若端拜而議荀子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注言其從容不勞也審一二荀子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默而當荀子言而當知也｜｜｜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宗原應變荀子｜｜｜｜｜曲得其直如是然後聖人也圖廻天下於掌上荀子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明參日月荀子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精於道精於物荀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者也｜

｜｜者也｜可治三官見上請寢邱呂氏春秋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之｜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東南嚮而唾呂氏春秋伍員亡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長見呂氏春秋智所以相過以其｜｜與短見也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呂氏春秋聖人｜｜所｜｜｜｜｜也

唱適宜走呂氏春秋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

矣

身盛心心盛智 吕氏春秋|以|||以| |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 若暗夜

燭燎 吕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而|||也

客武色 吕氏春秋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儆

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

智若鏃矢 呂氏春秋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也

見舌觀景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柱而知持後矣注形可亡而影不可傷

曉泠 淮南子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鈍聞

條達

目上於天耳下於淵 揚子｜｜｜｜｜｜｜ 恭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

反一無迹因貳以濟 文中子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

子曰｜｜｜｜庸非藏乎｜｜｜｜能無彰乎

別族為輔氏

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於太史｜｜｜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

戰國策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惟而子有憂色何曰｜｜｜｜｜｜｜｜｜｜｜｜也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常山得符

史記趙世家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上求無所得毋卹還

曰已丨丨矣簡子曰奏之毋邺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邺果賢

語之微言五其應若響應聲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丨丨丨丨丨丨我丨丨之丨丨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賤貫貸以自汙

史記蕭相國世家客有說相國曰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君胡不多買田地｜｜｜｜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解衣刺船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臝而佐｜｜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飲醇酒戲婦女

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嬃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而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

躡使受笞

史記張耳陳餘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之｜｜｜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見上

劉氏安鼂氏危

史記鼂錯傳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矣而｜｜｜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

醴酒不設見幾而作

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

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
｜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
令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能屈伸

後漢書北海靜王興傳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若此按睦興子

剽甲兵敦儒學

後漢書賈復傳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帝深然之

譎衆 後漢書吳漢傳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 見上

氷堅可度 後漢書王霸傳光武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氷解

燒廬舍 後漢書耿純傳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丨其丨丨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數息

拔佩刀截馬當匈 後漢書鮑永傳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詔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丨丨丨丨丨丨丨迺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按永為功曹諫太守趙興

築土室潛身 後漢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吕母老不宜遠遁乃丨丨丨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

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

後漢書楊脩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則｜｜｜｜｜則｜｜｜公歸計決矣

逆為答記

後漢書楊脩傳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

縫裾

後漢書虞詡傳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其｜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不為危言覈論

後漢書郭太傳林宗雖善人倫而｜｜｜｜｜｜故官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

林宗及汝南表閎得免焉

神算　後漢書王渙傳又能以諷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數以爲渙有｜｜

世適平目即清　後漢書李業傳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恐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總說數曹事　魏志公孫瓚傳注典略曰瓚性辨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無有忘悞太守奇其才

輒復過人意　魏志荀攸傳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

閑門種菜　蜀志劉先主傳注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栅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遣

賜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

蜜中鼠矢外濕裏燥 吳志三嗣主傳注孫亮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有|||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元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情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元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屈指心計畫發疑謬 吳志顧雍傳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下吏以此服之

部曲黃口妻子盡識 吳志朱桓傳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之

羊祜豈鴆人者 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

不過不作公

晉書陳騫傳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耳後帝意果釋按矯陳騫父

得疎外可不與俱死

晉書楊駿傳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以｜｜｜｜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投傳而去

晉書山濤傳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醉六十日

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得言而止

不以酒廢職

晉書阮裕傳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

之心乃終日酣飲｜｜｜｜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手版擊幘 晉書溫嶠傳會丹陽尹缺敦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鳳｜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

吐汚衣面 晉書王允之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敦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于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

酒重水輕手提有異 晉書

孔嚴傳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
入門奕遥呼之曰人餉吾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
之一甖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
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陽狂行乞 晉書慕容
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録乃｜｜｜｜
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
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
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

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內總朝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
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
｜｜｜｜｜｜｜｜｜｜｜｜｜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詭答十萬 宋書顧琛傳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
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
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有
｜｜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

及琛詭對上甚喜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人二十九日醒宋書孔顗傳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他｜｜｜｜｜｜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

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齊書傳琰傳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斅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私具櫓數百張梁書呂僧珍傳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林木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

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義兵起
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
檀溪材竹裝為艫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諸軍將發諸
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才
智縱横可謂明識梁書沈約傳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
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
｜｜｜｜｜｜｜｜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
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
業者乃卿
二人也隨問立對若按圖牒梁書樂藹傳時齊豫章
王嶷為武陵太守雅善
藹為政及嶷為荆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
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跱山川險易
藹｜｜｜｜｜｜
｜｜嶷益重焉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梁書樂藹傳時
長沙宣武王將
塋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
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既而

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

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梁書陶弘景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牀上行腳

南史顧覬之傳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腳疾免歸每夜常於｜｜｜｜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廣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

一見並記名姓

南史劉覽傳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

心算

口占應時條理

南史施文慶傳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强記明閑吏職｜｜｜｜｜｜由是大被親幸

郭門

刀鞘

魏書司馬悅傳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

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者前曰此｜｜門手所作去歲責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欵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身短慮長

魏書陸俟傳拜散騎常侍出為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訖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為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即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蒞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寛惠治之仁

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慠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乃|||何||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長子歡多智有父風高宗見歡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父

見上

介焉不惑

魏書高允傳士元先覺||||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按士元李熙字

智足周身

魏書高允傳郎苗始舉用均已試||||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昌異

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魏書胡叟傳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閣排疎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悅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
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
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擬號居小事大寧若
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與子
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楊使君有
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千里眼魏書楊逸傳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
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
在閨室終不進咸言｜｜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
｜｜｜｜｜那可欺之
耳北齊書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
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
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
萬一披猖求退無地｜｜｜｜｜｜｜｜｜｜｜｜不
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周書梁臺傳臺性踈
通恕已待物至於涖

民庶政尤以仁愛為心｜｜｜｜｜｜｜｜｜｜｜｜｜｜

中國神智人 周書史寧傳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也

五事同舉 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無有遺失

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 舊唐書襄武王琛傳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造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乃｜｜｜｜｜後｜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灼龜遠投地 舊唐書張公謹傳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占之公謹自外來見｜｜於｜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

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千里對面

舊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在秦府十數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常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丨丨之外猶丨丨語耳

霹靂手

舊唐書裴漼傳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為丨丨丨

陽怒鼓人失節

舊唐書段秀實傳馬璘城涇州秀實掌留後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

萬

里知軍情 舊唐書柳渾傳渾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没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戎之｜自此驟加禮異

逸皐葬棺 舊唐書權德輿傳父皐字士繇安祿山假其才名表為蔚縣尉署從事皐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皐獻戎俘自京師廻過福昌福昌尉仲蓍皐從父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蓍蓍至皐示已喑瞪蓍而瞑蓍乃勉哀手自含襚既｜｜而｜其｜人無知者

利若青萍 舊唐書李德裕傳贊公之智決｜｜｜｜

如公素揣 唐書江夏郡王道宗傳侯君集破高

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為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

殺馬步返 唐書李大亮傳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所乘｜馬｜與之食至｜而｜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

貪者伺望得無惹茲嫌 唐書蕭倣傳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如見錢流地上 唐書劉晏傳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

｜｜｜｜｜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以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鞭算**見上

口記物色千人無差唐書顏春卿傳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亡其籍至廷｜｜｜｜凡｜｜｜｜所｜

斧斫佛牙五代史唐臣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水晶燈籠宋史劉隨傳隨臨事明鋭敢行在蜀人號為｜｜｜｜

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奥金史赫舍哩良弼傳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

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金史魏子平傳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子平曰臣聞｜｜｜｜｜｜｜｜｜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軍使宗叙求入見奏邊事上使脩起居注鈕祜祿額特埒就問狀宗叙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為文移故欲入見言之額特埒召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遂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

後社天人前帶神光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晚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

｜｜｜｜｜｜｜｜照下黄石公素書才足以鑒古明足以｜｜此人之俊也物動知化事

興知歸見始知終董仲舒春秋繁露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而｜其｜｜｜而｜

其｜｜｜而｜其｜漁者仁人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也益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餘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忻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神明千之嚴遵道德指歸論身體居一｜｜｜｜變化不可見喜欲

不可
聞

䘵摘

劉熙釋名｜｜猶謫摘也如醫別
人䘵知疾之意見事者之稱也

鬼門神庭

黃憲天祿閣外史疑｜之｜也明｜之｜也
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汨明而畜疑也

中叡外明

劉劭人物志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暎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兼二美兩遂

見上

元慮速捷

見上

識韜諝之權

劉劭人物志智意之人以原
意為度故能｜｜｜｜而

不貴法教之常

聞弦賞音足知雅曲

王粲英雄記鈔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

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王粲英雄記鈔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闇解神解

劉義慶世說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朝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

佛汗

止

李肇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輸齋梵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爲簿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矣所入益巨萬以贍軍恐

盧郎中可告

趙璘因話錄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吏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爲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愼勿言于人他日｜｜｜來｜｜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新婦有哀廹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鶯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爲崔孤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

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

談馬礪畢王田數七 吳處厚青箱雜記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畢石畢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揚脩辯虀臼之比也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

人臣之家安得十奩 邵伯溫聞見前錄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有||也

水物陸居失所之象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

獻翰謂諸將曰蟹｜｜而｜｜｜｜也且多足慮救將至不可進拔｜｜｜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吾豈不知子夜術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耶道士駭惶而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瓀

謄録監生臣蔡炎林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品行部六

識鑒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老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八觀六驗六戚四隱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丨丨丨丨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論人者又必以｜｜｜｜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内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師有疵呂氏春秋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觀之曰嗚呼是｜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按師秦伯襲鄭之師贖人拯溺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能名其種不失其情淮南子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蘪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

唯歐治｜｜｜｜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
｜｜注歐治良工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
玉理參以似者揚子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泰山之
與蝗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
大佞難也嗚呼能
｜｜｜｜為無難桑陰未移知其足師晷景未改腹心
已委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而｜｜｜｜
矣元德之見孔明｜｜｜｜｜而｜｜｜｜矣瞻
山識璞臨川知珠抱朴子夫惟大明元鑒幽微靈銓揣
物思灼沉昧｜｜｜｜｜｜｜｜
安劉氏者必勃史記高祖紀周勃重厚少
文然｜｜｜｜｜｜也獨視偉平史記
陳丞相世家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
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
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
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平亦以故後去負隨

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

語嘗

移日

史記夏侯嬰傳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未｜｜不｜｜｜也

何因當

有大水一日暴至

漢書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呂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呂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廼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懟自恨失言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漢書薛宣傳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

｜｜｜｜｜｜｜著王命論

漢書叙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竝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顧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其埶然也漢家承秦之制竝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外内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

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

往時 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呂救時難

會宛當應 後漢書鄧晨傳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獨｜｜邪光武笑答

不在德薄厚不呂大小 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與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呂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光武悅

請問趙殿 後漢書耿弇傳更始見光武威聲曰

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牀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悅贊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釃酒齊城

欲遂前趣 後漢書銚期傳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眾皆

披靡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吕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邪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吕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吕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吕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不如專意東方見上

知帝王自有真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

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也帝甚壯之

歡語移時結友而別 後漢書吳祐傳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與｜｜｜｜功曹㠯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視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子非賣餅者 後漢書趙岐傳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㠯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親宗陷㠯重法盡殺之岐遂避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

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埶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吕實告之遂吕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 後漢書郭太傳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吕訪才行所宜林宗曰｜｜｜｜｜｜｜｜｜｜｜｜｜｜｜｜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

恐守道不篤 後漢書郭太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吕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将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決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許郭 後漢書許劭傳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按郭謂郭太

枳棘非鸞鳳所棲 後漢書仇覽傳時考城令河内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自比管樂謂為信然 蜀志諸葛亮傳亮身長八尺每｜｜於｜仲｜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州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冰鏡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

有公卿

量　蜀志法正傳注三輔決錄注曰正祖父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窗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之｜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

人倫臧否　蜀志許靖傳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真之知人

｜｜｜之稱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江表傳曰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辨論之才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足稱此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

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敗俗傷化必此人晉書羊祜傳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詞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也破蜀必矣而皆不還晉書劉寔傳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山公啓事晉書山濤傳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晉書王衍傳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也必能興卿門戶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元軍事廣時年八歲元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

｜｜｜｜也　鄭公業為不亡　晉書鄭袤傳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矣　衆所未知獨引為友　晉書周浚傳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浚｜｜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卿當為一代英雄　晉書王謐傳初劉裕為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　終當有大名　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　此人非凡器　晉書陶侃傳時豫章國郎中令揚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也　江左自有管夷吾　晉書溫嶠傳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

丨丨吾丨丨復何慮

此輩宜束之高閣 晉書庾翼傳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竝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履展閒亦得其任 晉書謝元傳於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丨丨丨丨丨丨丨所以知之

州吏中有令僕才 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丨丨丨丨一丨丨導亦以為然

阿大非爾友 晉書王蘊傳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忱來拜墓蘊子恭

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

舉手謝城 晉書郭瑀傳符氏之末畧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飡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曰吾不復見汝矣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晉書王敦傳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此君小異 晉書孟嘉傳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

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丨丨丨丨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

非池中物 晉書劉元海載記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丨復丨丨丨丨也按恂孔恂

吾觀其聲視有奇志 晉書石勒載記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丨丨丨丨丨丨丨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遺以所服簪幘 晉書慕容廆載記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

落落有端貳才 晉書苻登載記稍遷長安

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絶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之｜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按嵩徐嵩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晉書慕容垂載記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惟宜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按此權翼諫苻堅語徐郎是令僕人齊書徐孝嗣傳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成門戶者此兒梁書王茂傳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必｜｜也庇民定霸其吾君乎梁書柳慶遠傳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因盡誠協贊欲效鄧晨梁書張弘策傳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

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丨丨丨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為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

天下真人興於吾州

梁書韋叡傳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丨丨丨丨

難可輕襲

殆丨丨丨丨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衣裾梁書徐勉傳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機鑒後當見憶梁書南康王績傳績子又理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王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又理曰｜｜｜｜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又理其衆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卿必居此梁書袁昂傳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知郎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梁書何點傳點雅有人倫識見多所甄拔｜吳興｜｜｜｜｜｜濟陽｜｜｜｜｜悉如其言吐飡覆甌梁書阮孝緒傳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

｜｜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為居士服陳書虞寄傳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腳疾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

命有所懸避欲安往見上

天上石麒麟陳書徐陵傳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

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也黑頭三公當此人魏書宗室或傳或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也當準的人物魏書宗室孚傳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佳士終不久屈魏書李訢傳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也｜｜｜｜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崔公其不免魏書高允傳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識邢宋於童稚之中魏書崔挺傳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

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竝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巒｜昇｜

曲為體練魏書蔣少游傳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

以子孫為託北齊書神武帝紀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

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壁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興吾門在二子也

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北齊書邢邵傳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

人也聳壑凌霄舊唐書房元齡傳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耳

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舊唐書裴行儉傳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竝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竝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長成｜｜｜｜｜｜｜｜｜顧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

真宰相才舊唐書狄仁傑傳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

人雖老｜｜｜｜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字曰慶門

舊唐書楊嗣復傳嗣復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

先器識而後文藝

舊唐書王勃傳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元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

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果如其言

奬目後進 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曾孫從晦資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即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日角龍廷姓協圖讖 唐書唐儉傳見隋政寖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桀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選將必奇龐福艾 唐書李勣傳臨事|||訾相其||||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標鑒通晤 唐書王珪傳珪與元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為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維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

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寵辱不驚考中上

唐書盧承慶傳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其能著人善類此

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

唐書張守珪傳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儳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為國重將願以子孫托可僚屬相期邪

傳衣鉢

宋史范質傳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其後質登相位為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云

安石甚似王敦

宋史李師

中傳師中始事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丨丨者眼多白丨丨丨丨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宋史洪咨夔傳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侯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丨丨丨丨丨丨丨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廷頌德且陛下如蔡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

汝非真儒　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巳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泰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

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寘疑耶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餕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歎聲是以識｜｜｜｜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贐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一節見百節知 劉向說苑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則｜｜｜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 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園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 劉義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

｜｜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稺子｜｜｜｜｜｜｜｜｜｜｜

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 李繁鄴侯外傳賀知章嘗曰此

合于著龜 劉肅大唐新語讜言定於社稷先覺｜｜｜｜

張底後乃我輩一人 玉泉子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嘗呼為張底後曾量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

取茶囊 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

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 蘇轍龍川別志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異曰管為貧宰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頴公為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常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

書生為是故也

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

吳處厚青箱雜記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後竟如其言

戴花劉使

蘖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

以雙筆要而遺之

岳珂桯史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鵰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於棘圍之外遇之明日｜｜｜｜｜｜｜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為怍遂定交傾資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

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

擲地以激 釋文瑩湘山野錄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襴鞹與文僚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益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者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以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奬借必凌忽自惰故｜｜｜奉｜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鐵緡鈔二百道為縑緗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韉轡資桂玉之費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晏相殊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韉轡送還旅邸復謝之曰馬即還之｜｜奉｜｜｜｜｜知人之鑒今尠其比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三

品行部七

高隱

窟穴就山管子退靜隱伏｜｜｜｜治唐園考扉履晏子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木石之樸晏子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

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狂惑者｜｜｜｜也而道義未戴焉

堂上生蓼藿門外生荊棘晏子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

底春被裘拾穗故畦列子林類年且百歲｜｜｜｜｜遺｜於｜｜並歌並進

夏食菱芰冬食橡栗列子杜屬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日則｜｜｜｜日則｜｜｜

抱甕丈人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槹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釣魚閒處 莊子就藪澤處閒曠｜｜｜｜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深根寧極而待 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此存身之道也

吾將曳尾于塗中 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削迹捐勢 莊子純純常常乃比於狂｜｜｜｜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休乎山樊 莊子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耶

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聖人僕 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耶仲尼曰是｜｜｜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自埋 見上

聲銷 見上

陸沉 見上

北居畏壘 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須眉

交白 莊子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堅匏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匏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匏所貴者為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匏為也曰然殺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之類也

鹿布衣自飯牛

呂氏春秋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之|而|||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江上丈人

呂氏春秋伍員亡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之|

|四蛇從一蛇羞

呂氏春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

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之得其露雨｜｜｜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蹙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負釜蓋蹙 見上

祿隱 揚子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

頤光山林 抱朴子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

韜鱗掩藻 抱朴子遐棲幽遁｜｜｜｜

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瑯於重淵 抱朴子光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蟄伏於盛夏華藏於當春

蹈雲物以高騫依龍鳳以竦迹 抱朴子善

卷巢許管胡之徒歟｜｜｜｜｜｜｜｜｜｜｜｜**彈琴著書講道勸義**文中子楊素使
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
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
｜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
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會逢其適**文中子子謂仲
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
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天隱地隱名隱**文中
子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其次｜｜其次｜｜注藏
其天真高莫窺測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名混朝市心在
世**絳人**國語梁山崩以傳名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
外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
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也伯宗曰
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名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
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
為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

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問名不告請見弗許 上見

長為陶朱 戰國策范蠡知之超然避世||||

晚食當肉安步當車 戰國策宣王曰嗟乎君子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以||||以||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樸則終身不辱

處士 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隱海濱

鴟夷子皮 史記越世家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

逢累而行 史記老子傳君子得

其時則駕不得其其時則｜｜｜｜注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

自隱無名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為務

游戲汙瀆中自快

史記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之｜｜｜無為有國家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夷門監者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藏於博徒賣漿家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薛公藏於｜｜｜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

懷獨行君子之德　史記游俠傳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義不苟合當世｜

避世金馬門　史記滑稽傳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按此東方朔語

司馬季主　史記日者傳天新雨道少人｜｜｜｜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按二大夫賈誼宋忠

種瓜長安城東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於｜吳市門卒漢書梅福傳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云

入商雒深山待天下之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以｜｜｜｜也自高祖聞而名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

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子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於城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閲數人｜｜｜足自養｜｜｜｜｜而｜｜｜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

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可見而不可詘見上

欲守箕山之節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采榮南山漢書揚雄傳四皓｜｜於｜｜

漁釣一壑栖遲一邱漢書叙傳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於｜｜則萬物不奸其志｜｜於｜｜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網不纓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

師友造

化見上頤志弗營漢書敘傳皓｜｜而｜｜注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

安邱丈人後漢書耿弇傳注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邱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入雲陽山採藥不返後漢書韋彪傳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按著彪弟豹子

漁釣自娛後漢書郅惲傳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歛果復名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

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
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
光武連徵不到按
敬鄭敬延縣延
父老堯舜見上來歸松子見上懷歸藪澤
脩其故志後漢書郎顗傳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
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
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讎來無所樂
進無所趨則皆｜｜｜｜｜｜矣
掩目盥耳草耕
木茹後漢書崔駰傳士或｜｜｜而淵潛或｜｜
而山棲或｜｜而僅飽或｜｜而長饑
守東岡
之陂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
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
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
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
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
勳寵相承君獨何為｜｜｜｜｜乎燮曰吾既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
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
焉得亨乎因以**被鞱面**後漢書姜肱傳後與徐穉俱徵
自載到頴川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
其形狀肱臥於幽闇｜｜｜言
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絶迹梁碭間**後漢書
申屠蟠傳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詁朝政自公卿以下
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
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於｜｜
之｜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
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因樹為屋**
見上**鞱伏明姿甘是堙曖**後漢書周黄徐姜申屠列傳贊
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
理用同廢與其遯棲豈若蒙穢悽悽**枕山棲谷**後漢書
碩人陵阿窮退｜｜｜｜｜｜黄瓊傳

誠遂欲｜｜｜｜擬迹巢由斯則可矣

榮華邱壑甘足枯槁 後漢書黨錮傳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

驅豕入草不顧 後漢書孫期傳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有布衣之心 後漢書孔僖傳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常勸子建仕對曰吾｜｜｜｜｜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避世牆東王君公 後漢書逢萌傳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為之論曰｜｜｜｜｜｜｜

披羊裘釣澤中 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

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足加帝腹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卧光以｜｜｜｜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入霸陵山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絶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罪

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吕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中

欲裘褐之人可俱隱深山者見上

采藥名山口不二價後漢書韓康傳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賣於長安市｜｜｜｜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

奪牛翁後漢書韓康傳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

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丨丨丨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丨亭長何罪乃止

馬牧先生 後漢書矯慎傳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丨丨丨丨馬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詘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太守憮然不敢復言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後漢書法真傳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

鹿門采藥 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

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畎畆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山因||||不反

竹實數斛臼杵而已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

抗志元霄潛默幽岫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詔曰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邱壑狥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

角巾東路 晉書羊祜傳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歸故里為容棺之

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晉書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乃登之嘯也

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晉書向秀傳秀應本郡計入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豈足多慕帝甚悅

自稱草莽臣晉書皇甫謐傳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

含華隱曜晉書張協傳冲漢公子｜｜｜｜嘉遯龍蟠超世高蹈

漱石枕流洗耳厲齒晉書孫楚傳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其｜所以漱石欲｜其｜按濟王濟

遂初晉書孫綽傳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

丨賦以致其意

蹲踞齧胡餅晉書王長文傳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丨丨丨丨丨丨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

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尚公等無以難之

衣木葉食樹果晉書董景道傳隱於商洛山丨丨丨丨丨丨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

鏟跡銷聲晉書儒林傳論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丨丨丨丨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

採南山

蒓飲三江水 晉書張翰傳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第五之名何減驃騎 晉書何準傳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玉輝冰潔川亭嶽峙 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脩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脩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

編草為裳

被髮自覆晉書孫登傳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冬則｜｜｜｜｜

拘蠊蟣以資養晉書夏統傳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

荷擔入蜀晉書董養傳與妻｜｜｜｜莫知所終

指翔鴻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瑀｜｜｜｜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

含味

獨遊晉書戴逵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逵執操貞厲｜｜｜｜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

一鹿自偶晉書陶淡傳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白｜以｜｜親故有候之者輙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五柳先生晉書陶潛傳嘗著｜｜｜｜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

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宴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義熙三年解印去縣

竚意天后睨目羽人 宋書周朗傳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秫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肥蓄髓寶氣變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鵂梁錦實廼｜｜｜｜｜｜

棲邱飲谷三十餘年 宋書宗炳傳高祖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高祖善其對

植操幽棲無悶巾褐 宋書宗炳傳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臻側

席卯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可下辟名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潯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

貂裘採藥 宋書王弘之傳敬弘嘗解｜謂之｜｜｜｜｜與之即著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見上

留止三載反不告姓 宋書孔淳之傳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共｜遂停｜｜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以｜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

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

為人外之遊 見上茅屋蓬戶庭草蕪徑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宋書劉凝之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布衣草萊之人何枉軒冕之客 宋書宗彧之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釆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少長壟畒｜｜｜｜｜｜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朱隱士樵箬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而去

滅景窮巖斂名愚谷 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

｜｜｜｜｜｜｜｜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

時人比王仲都

齊書褚伯玉傳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之｜｜｜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邱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郄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與憩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蘚蘿若巳窺煙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雲棲 見上

却粒飡霞 見上

唯朋松石 見上

堯之外臣

齊書明僧紹傳太祖謂慶符曰

御丸高尚其事亦｜｜｜｜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絕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絕閑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絕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絕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

京口二隱 齊書臧榮緒傳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世號為｜｜

足不踰戶人莫見面 齊書何求傳住吳居波若寺｜｜｜｜｜｜｜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 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量腹進松朮度形衣薜蘿 齊書宗測傳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而｜｜｜｜｜｜而｜｜｜

萓宇窮巖採芝幽澗 齊書｜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杜京産傳孔稚圭表薦京産曰竊見吳郡杜京産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

希企曰損　齊書沈驎士傳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

白雀栖牖　齊書徐伯珍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龍鬢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舘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一雙｜其戶｜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

棄鱗養角　齊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德

峭聳霜崖峯橫海岸　梁書張充傳介然之志｜｜｜｜｜｜｜｜確乎之情｜

長羣魚鳥畢影松阿　梁書張充傳｜｜｜｜｜｜｜｜｜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

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咏於澠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

椽

飯菁薟唯日不足蔭牆艾席樂在其中

梁書安成王秀傳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或｜｜｜｜｜｜｜｜

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

梁書阮孝緒傳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答曰願｜｜｜｜｜｜｜｜｜｜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

室邇人遠

梁書阮孝緒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

曰其丨雖丨其丨甚丨**閉影**梁書陶弘景傳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為名流所欽尚如此

在朱門丨丨不交外物**獨遊泉石見者以為仙人**梁書陶弘景傳有時丨丨丨丨丨

望丨丨丨丨丨丨**挂檄於樹**梁書劉訏傳張稷辟為主簿不就主者敦名訏乃丨丨丨而逃

築室白山不入籬門陳書韋載傳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

未有板刺無容拜謁陳書虞荔傳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丨丨丨丨丨丨丨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

孝隱士南史何點傳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

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黜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黜為｜｜｜弟肩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遊俠處士

小隱士 上見

游俠處士 上見

三隱 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

席松葉枕白石 南史關康之傳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一塊｜｜而臥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其釣非釣 南史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潯陽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

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寧賣魚者耶緬盃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㴲㴲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

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見上夷

白 南史吳苞傳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乎

山中宰相 南史陶弘景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

山栖谷飲 魏書孝明帝紀其有懷道邱園眛跡板築｜｜｜｜舒卷從時者宜廣戔帛緝和鼎餁

松竹為心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

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厥榮捨紱以｜｜｜｜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邱壑憚於

栖屑 魏書裴安祖傳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遼遠實｜｜｜｜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

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魏書胡叟傳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志意所栖謝其高矣

徵君 魏書張僧皓傳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焉

不如莊周散木 魏書劉獻之傳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情均郊野 魏書盧景裕傳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

是世號居士

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

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逍遙公

周書韋敻傳韋敻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名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辭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敻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敻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敻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頹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遥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敻答

帝詩顧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曰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

敕有司曰給河東酒一斗見上

拾遺粒織落毛隋書隱逸傳序｜｜｜而｜｜｜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

葛巾擁被北史李元忠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進其方坐樹下｜｜｜｜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庭室蕪曠見上

朱居士履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名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之｜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敬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

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竹溪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六逸　舊唐書孔巢父傳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

伊川田父　舊唐書郗士美傳處事不迴為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德使琮暴横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諳元載抗論以為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草芥貂蟬錙銖纓紱　舊唐書武攸緒傳｜｜｜｜｜｜｜｜陰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卧清溪逍遥林壑傲睨箕潁

許由東鄰　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按許由東

鄭新唐書作由東鄭山衣田冠見上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見上騎牛帶
瓢舊唐書史德義傳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山臣以忠
信奉見舊唐書盧鴻一傳開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
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鴻一敢｜｜｜｜｜上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洗心激流舊唐
書盧鴻一傳制曰嵩山隱士盧鴻一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以｜其｜固辭榮寵將厚風俗
不降其光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絕學棄智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
州處士王希夷｜｜｜｜抱一居貞久謝羣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名雖行
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所須松樹清泉舊唐書潘師正傳高

宗幸東都因名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

耐辱居士 唐書司空圖傳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

高士峯 唐書秦系傳系卒南安人思之為立於亭號其山為｜｜｜云

煙波釣徒 唐書張志和傳居江湖自稱｜｜｜｜著元真子亦以自號

浮家泛宅 唐書張志和傳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顧為｜｜｜｜往來苕霅間

處士墅 唐書溫造傳造不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

江湖散人 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

來時謂||||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

天隨子甫里先生 見上

三高士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逍遙先生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名之皆不起賜號||||

方山子 宋史陳希亮傳慥字季常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按慥希亮子

雲溪醉侯 宋史种放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

望雲危坐 宋史种放傳隱終南豹林谷之

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别為堂於峯頂盡日｜｜｜｜

退士　宋史种放傳多為歌詩自稱｜｜嘗作傳以述其志

箋叟醬翁　宋史譙定傳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箋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皆蜀之隱君子也

一歲山居過半　遼史蕭扎剌傳統和末名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离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扎剌自是家於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遊相邀亦不拒｜｜｜｜｜｜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

二逸　遼史耶律官奴傳官奴與歐里

部人蕭哇友善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扺筆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

志在長林豐草

金史趙質傳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

骨節戛戛有聲

金史高仲振傳仲振常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蘆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其依

隱玩世多類此

漁丈人

吳越春秋子胥曰請丈人姓氏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丨丨丨富貴莫相忘也

棄蔬立槁

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興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與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丨其丨而丨丨死於洛水之上君子閔之曰廉夫剛哉

卷領

焦氏易林丨丨遁世仁德不害三聖攸同周國茂興

披裘而薪

王充論衡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丨丨丨丨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

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嘗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有客縕袍 黄憲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税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皐二子聞而凄然

拂衣若振葉 黄憲天祿閣外史懷廣裕之度負清皓之風遇於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於時則|||||此許務之耿光而顔蘧之淑節也

顧視榮名忽若脫屣 袁宏後漢紀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静躁不同或安畢素守隱約||||||||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

巖棲歸神咀嚼元氣 袁宏後漢紀吾將|||

｜｜｜｜｜以脩伯陽彭祖之術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按此郭泰語也

竹中高士鄭緝之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廌者隱居頤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

茅屋蓠牀裴啟語林田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

雲中白鶴劉義慶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配食五嶽劉峻世說注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沛澤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陽在陽城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世世奉祀至今不絕按由許由

官隱酈道元水經注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接而世莫知其真人也

踞餌酈道元水經注水出南山玆谷乘高

激流注於谿中谿中有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

懷道卒伍

鄜道元水經注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不亦痛乎嵩曰侯羸賤役晨門畢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按嵩孔嵩

大雲五色具而不雨

鄜道元水經注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其下賢人隱矣

傭隱

鄜道元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傳說｜｜止息於此高宗求夢

得之是矣

苟愜神心曲渚則可　酈道元水經注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磻溪之名斯無嫌矣

屠隱遯釣　見上

鸞鶴同遊孫阮齊躅　范攄雲溪友議李尚書初守廬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讞之時啟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悔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霄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當與｜｜｜｜去其械梏錮其罪戾

自負書劍　馮贄雲仙雜記凌倚隱衡山往來｜｜｜｜削竹為擔裹以烏氈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築室豹林谷　王偁東都事略隱逸傳高懌字文悅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放見而奇

之與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之不起南山三友見上一臥廬山三十年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學者多師事焉絕希緜上之田甘守西山之餓葉夢得石林燕語楊文公既佯狂逃歸楊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伯夷兄弟｜｜｜｜｜｜當時服其微而婉云抱琴踰垣詹玠遺史記閩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埜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清氣逼人可畏陶宗儀輟耕錄婺州許白雲先生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

生｜｜｜｜｜｜既退明日出學行薦於朝有錄其舉
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少一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三